

The Sun Is Closer
Than

著 周瑄璞

日近
长安远

为沉默者歌
为负重前行者画像

Chang'an

日近长安远
平旦题

璜

周瑄璞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近长安远 / 周瑄璞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9.6

ISBN 978-7-5302-1904-1

I. ①日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75009 号

日近长安远

RI JIN CHANGAN YUAN

周瑄璞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010-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
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125
字 数 229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904-1
定 价 49.8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Contents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罗锦衣 | 1 |
| 第二章 | 北舞渡 | 18 |
| 第三章 | 尹秋生 | 41 |
| 第四章 | 优优 | 65 |
| 第五章 | 开饭馆 | 78 |
| 第六章 | 付良才 | 112 |
| 第七章 | 老朱 | 139 |
| 第八章 | 副校长 | 156 |
| 第九章 | 停车收费 | 170 |
| 第十章 | 程局长 | 195 |
| 第十一章 | 盖楼 | 208 |
| 第十二章 | 夜色温柔 | 218 |
| 第十三章 | 小健 | 248 |
| 第十四章 | 发财梦 | 271 |
| 第十五章 | 卢双丽 | 302 |
| 第十六章 | 重返北舞渡 | 329 |
| 代后记 | 罗锦衣是谁? | 343 |

第一章 罗锦衣

脸庞与窗外夜景重叠，在玻璃上印出一幅画。

向前走，霓虹灯灯光刺穿她的脸，高楼群像一枚邮票贴在脸颊。再走一步，来到窗前，面孔融化，消失，绿城之夜呈现脚下。红，绿，黄，蓝，白，灯光点点，汇成海洋，扑朔迷离。远处防撞灯红点明灭，像眨着的眼睛。正南方，几乎每个省会城市都有的万达广场，白色光束射来照去，像是跨栏运动员的长腿，所向披靡。看那气势应该有声音的，唰唰唰那种。可的确无声，这就显得更加神秘，是将军巡城，大手电筒照射，不知想要寻找什么，光束像是某种暗号，屏住呼吸，扑来闪去，突然某处惨白明亮，像张大的惊愕的嘴，又立即陷入暗中，闭口不语。

看不厌的都市夜景，成功时看，失败了也看。

她手抓椅背，站在窗前。

下午的时候，罗锦衣坐在这只椅子上，做样子拿一本书，或

者捧一本杂志。她家最热的季节是夏天和冬天。暖气很足，只需穿件单衣，午后窗外太阳一照，仿佛就是夏天，都市却是一片干枯，显得形势严峻。才读几页，目光转向窗外，看云，那些云朵、云团、云带、云的团伙、云的队伍，晴天时是白色，阴天时是灰色，悬浮在天，默默涌动，缓缓游走，不一时变了模样。小时候她最爱看云，一会儿像一只羊，慢慢地飘，飘着飘着不像了，她小小失落一阵，迎接下一个图像，那一团又像一只马头，再一会儿像个麦秸垛，后来，巨大麦秸垛竟然也散了，扯得不成形状。现在这些云，还是那时的云吗？它们是不是也长大了，老去了，传宗接代了。有时候没有云，天空一片瓦蓝，向下过渡，变作灰蓝，再是浅灰，最后接近地面，是乌嘟嘟的深灰，与雾茫茫的城市融为一体。平铺直叙的都市，生长高楼的森林，默默无声，天上人间两个世界，无言对峙着，等待着，期待要发生什么。

可终究一直静着，冬季里没有暴雨，不会突然变天。一日一日过去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手机常常从早到晚不响一声，她怀疑信号有问题，给自己发一个短信：你好吗？立即收到了。心里小小感动一下，再发一个：这就是最终的结局吗？

是的，一切已成定局。不可能再有转机。伤口不再流血，疼痛也慢慢迟钝。人对生活的适应，原是如水一般，放在什么容器，都能随形。

三十年前，罗锦衣站在县教育局楼下，仰视那个三层小楼。能在这楼里工作的，都是什么样的人啊。走进去，会有一个怎样的

结果等待她。快要虚脱的样子，觉得自己的热情和体能，在来时的十五里路上，已经耗尽。激动，幸福，疲惫，害怕有变。她靠着一个电线杆，手捂住咚咚跳的胸口。她需要平静一下，才能走进那个大楼。这是她第一次命运改变——那时她只以为是唯一的一次。民办变成公办，是全部的人生梦想，她不知道除此之外世上还有什么更大的前景，更高的去处。她像是个口渴的人，使劲咽下唾沫，上唇吸回到嘴里，用舌头润一润。不敢轻易走进，担心进去后，那大楼里的某一个人说，弄错了，名单里没有你。好像那楼里的每一个人，都能决定她的命运。她在楼下徘徊等待了十几分钟，才溜着边，腿发软地走进去。

如今，她已经站得足够高，看得足够远，二十五层楼上，世界展开在她脚下，这平原上的城市，四处没有遮挡，如果她是传说中的千里眼，就能看到南边三百里之外她出生和长大的那个村庄，捡拾她走过的脚印，一个个收回珍藏，或者用橡皮擦掉，重写。我们都不能看到未来，只为眼下的利益轻易献出自己。今夜，她似乎不用再仰视什么，也无须心潮澎湃。所有故事上演，一切归于平静。她只是俯视这个世界。

穿过茫茫黑夜，她看到两个少女，正一点点走来。

宝珠。

她怎么样了？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也没有联系，电话和短信也不发一个，而两人的心里，无一日不想起对方。她独自住在老家那个院子里？夫妻俩好得像一个人，现在失去了秋生，她怎么过日子？

哎呀，我干吗不回去看看宝珠呢？二三十年，各走各的路，虽也见过几面，可再没有交心谈过，相互攒了多少话要说呀。她打开手机地图。高铁十来分钟一趟，四十分钟就到，下了高铁打出租车，用不了一个钟头，就到北舞渡。原来如此方便。宝珠就在那里，静静地待着，一直等我。

必须快快动身，回到北舞渡，来到宝珠身边。她转身走到卧室，开始收拾东西。

三十五年前的秋天，罗锦衣和甄宝珠走出县城，踏上土路。两人村子相邻，周日下午一起上学，周六下午一起回家。天边铺开晚霞，火红一片，是她们的锦绣年华，可二人只在担忧与落寞之中。太阳燃烧一天，陷入冷静温和，大地默默无语，一副疲静之态，正如二人的心情。两人沉默地走，不知刚才谁说了什么，反正都是有口无心，说了啥也不重要，突然都不言语了。总有一个让人担忧的话题，摆在那里，想到明年，再次经受高考的折磨，心都黯然下来。秋季的天空高远辽阔，大地丰盛而慈悲，可她们只过了十九个这样的秋天，来日多多，并不觉得珍贵，断不会有欣赏晚霞、静听大地呼吸的雅兴，只有现实的考验是头等大事。去年已经初尝失败与痛苦，这让二人常常陷入寂静之中，听得到彼此的心跳和眨眼的声音，却都不敢相视，怕从对方眼里看出不祥。

地球轻轻地转动一点，仿佛吱扭一声，大地和村庄坠入一幅被金黄与火红涂染的画卷里，西天的太阳摇摇欲坠。前方就是北舞

渡。过了沙河上的大桥，二人就该分手，一个继续向西，一个右拐，各自回家。

对面一个老婆婆，从桥上走来，头上的白发被夕阳染成红色。走到桥的这头，与两人迎面，笑眯眯地问：“这俩闺女，学里回来了？”锦衣嗯了一声，向她笑笑，宝珠从书包里掏出厚厚一卷卫生纸，将书包交给锦衣，她进了路边用砖垒的小厕所，叫锦衣站门外给她看着。农村厕所，都是只有一个，不分男女，如果里面的人听到门口有脚步声，就咳嗽一下。锦衣知道她这几天来月经了，是要进去换纸。

老人站在锦衣身边，东张西望。锦衣以为她在等自家孙子。那老人微笑着，问她：“是在县里上学？”人老了爱找人说话，其实不为要问什么。锦衣又嗯一声，再丢给她一个笑，说三高的，便和她站在一起，望她所望的方向。河面映着夕阳的红和杨树的绿，将两种颜色扯得丝丝絮絮，一路向南流去。河滩里的杨树有好多行，快要成林，杨叶被风吹得翻出背面的白色，而那个大大的夕阳，藏在杨叶间，闪来闪去，就像一个人，将眼睛眨呀眨。她那时还不懂得欣赏风景，后来她常常忆起那个黄昏，大地像烤热了的巨案，蒸出一个寓意深长的画卷，后来她看到城市里乌溜溜的太阳，常常疑惑，真的是同一个太阳吗？

老人摸摸索索，从怀里掏出一个苹果，递给她：“要是有两，一人一个多好，可就这一个，给你吧。”她手托苹果伸向罗锦衣。

那样一个大而红的苹果，很少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，它绝不

是北舞渡街里摊位上所卖的苹果。“为啥给我呀？奶奶你自己吃呗。”这样一只苹果，在昏暗中，也能看出它的品貌不凡。她们这块土地上，不产苹果，即使自己家强种几棵，结出的果，不甜，也不脆，而这只苹果，分明来自更远的地方，罗锦衣的意思是说，宝珠我们两人一起，却只明确给我，让宝珠心里咋想。奶奶叹口气：

“这么好的苹果，我没牙了。你看你的脸，就像这苹果。有福人能看出来。你将来，不会在家里，肯定要到外面去。”

锦衣眼里现出激动与惊讶，看看厕所门口，压低了声音：

“那，她哩？我同学，刚才进茅子了，你看到的。”奶奶再轻叹一声：“老话说，人的命，天注定，不信不中。你说说，我正想着一个苹果，该给谁呀，她就进茅子里了。这不是命是啥。唉，我这一辈子，心强命不强，落个使得慌，到老了，连个苹果都咬不动。快装书包里吧，别叫她见了。”红苹果放在罗锦衣怀里，老人转身走了。

大地又轻轻转动一点，那些杨树叶子，挂不住夕阳，终于叫它坠了下去，掉入河水之中，天又黑下来一点。罗锦衣站在昏暗中，惊异地看着她。老人不走大路，却下到河边，沿着杨树小路去了。一阵秋风，呼啦啦扯旗般跑过，天一下子黑严了。

甄宝珠从厕所出来，苹果还在罗锦衣手中，只好将刚才老婆婆的话复述一回。二人再去看河边，没有人影了。

“哪有那么玄乎？宝珠，这苹果你拿去吃了，又能咋？”

“不是给我的，我不吃。”宝珠口气里有点失落和恼羞，右

边脸颊疼痛般地抽搐了一下，忌妒的银针扎进穴位，万般不自在，幸好天黑了，锦衣没有看到。二人同时想到，这是否预示着明年的高考。

“要不，一会儿先到你家，洗了咱俩切开吃。好运一起沾。”锦衣说。

“不了，你拿回家去，快装书包吧。”宝珠推她手里的苹果，有点黯然地说。

第二年，5月的预考通过，两人又一次来到高考门前，7月里走进考场，8月里公布分数，又都落榜。和去年一样，默默地在心里背那个三位数，每个数字像一滴血，滴答滴答流淌。一起走向回家的路。一种大难来临的悲怆与空旷，铺满眼前土路。村庄消失，树木隐去，连风也止步，只有苍白而严峻的土路，要将她俩接回家中。地球不管人们高兴还是痛苦，照样轻轻转动，它又那样缓缓地吱吱扭扭了几回，要将二人一点点带向暗中。二人舔舔干裂的嘴唇，眨几回眼，仿佛从一个大瘴症里醒来。麦茬地里，玉米苗脚脖子高，黄绿相间，无边无际地铺开去。年年如此，失败没有悬念。土路泛着忧伤的微白光芒。两人身上冒着汗，天是热的，心却冰凉，像是掉在深井里。都不说话，只默默走路。想起身边人也落榜了，稍微好受一些。

“咋弄啊？”甄宝珠问，“还复习不？”

“唉，恐怕家里不让了。去年跟俺伯俺妈说好的，再供一年，

考不上，就回家种地。”

可是，真的回家吗？两人对望一眼，彼此有惊恐的神色。这才看到，路边地里有人在锄草，弯着腰，娴熟地举锄，毫无心事的样子，似乎他们向来安于自己的命运，两人看着那人慢慢朝前挪动的身影，感到他手中的锄刃一下下落在自己心上，立即被切开一个大口子，有血涌出。二人吓住了一般，慢下脚步来，好像不知道要去哪里。能到哪里去呢？农村女孩子，考不上学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家，干两年农活，等人来提亲，嫁一个路边地里这样的男人。

前方就是北舞渡。抬眼四顾，正是去年遇到那位老奶奶的地方，小破厕所仍在路边，忽地走出一个男人，嘴上叼根粗壮的纸烟，趿拉着布鞋，边系裤带边匆匆奔桥上去了。那棵树还是原样，可是再没有那个神秘的老人。北舞渡的大桥是这里人们通向外面的必经之地，北舞渡街里的人差不多也都面熟，可她们在那之前、之后，都没有见过那个奶奶。太阳在西天热辣辣地烤着，路边野花无所心事，粉的、紫的、黄的，兀自开放，它们的一生一世，就是夏天的一次绽放，秋季的一地枯黄。两个失意的女子走在路边，脸儿惨白，很想望一眼对方，却是不敢，怕从对方脸上看到自己的泪水。

“回家，你怕你妈会不会吵你？”过了这座桥，就要分手，若不再复习，两人今后将不会相见、厮守，而且又是这种失败的结局，罗锦衣心里更加难过，对宝珠生出了姐妹般的疼惜与不舍。

“不吵，要复习也是我自己，去年他们就说，回家来种地吧，

甬扔我的血汗钱了。”

假如农村孩子，一心要上高中的话，无非就是抱着一个梦想：考学——其实大学也不敢想，中专、大专，离开农村就行。二人从小一路上来，学习中不溜，最后读的是县里三高，也就是第三高中。一高一多半都能考取，拿到商品粮的通行证；二高一少半能走人；他们三高的学生嘛，全靠着一个梦想支撑，或者自欺欺人地念下去，看谁是那百分之十的幸运儿。能躲开农村一年是一年，年龄改了再改，瞒了再瞒，哪怕已经过了二十，总算是个学生，家里人就得供着。每年夏天，就是他们梦碎之时。心痛一番，要么认命，要么重来。复习班总是在高考分数公布十几天就开班了，给他们抉择的时间并不多。

二人口干舌燥，缓缓地走着，期望永远不要到家。可是，北舞渡就在眼前，沙河上的石桥，静静卧着，等待她们走过。今后，再没有理由每周走在这条路上了。桥那边等待她们的，将是村妇的角色。

其实都想再试一年，但无法向家里开口。伯妈都是掏大劲的农民，血汗榨干也拿不出闲钱让她们再糟蹋了。罗锦衣的哥，也是考了三年，险乎乎上了一个地区师范学校。村里人说，花钱买了个不掏劲。下面一个弟弟，已经初三，雄心壮志地也要考学。伯妈供养儿子，没有怨言，让闺女一年年花着冤枉钱，他们可没那能力。

周日下午，罗锦衣不由自主走出家门，来找甄宝珠。她从罗湾出来，向甄庄走的路上，有一刻恍惚是从前的周日，她该叫上宝珠

去学校了。两人相见那一眼，差点落下眼泪，都从对方脸上，看到自己的憔悴，知道对方这些日子在家，承受了什么。罗锦衣说，出去转转。

一起走出甄庄，就像从前她来叫她去学校一样。只是没有背书包，也没有带干粮，不走街里，灰不溜丢从村后小路出来，向东而去。

还是无话，也许是肚里话太多，不知从哪儿说起，就是想见见，相互得到安慰，遭到命运遗弃的，不是我一人，千千万万的落榜生，像割过的麦茬，一大片呢，这不，身边就有一个，我俩一起上高中，一起落选，一起复读，再一起落选。迎面走来一个年轻村妇，穿着三元一件，集上买的花汗衫，里面没有戴胸罩，任由两只鼓胀的乳房在薄薄的棉织汗衫里跳荡。可能正在哺乳期，衣服没有及时洗，被汗水和乳汁印出纹路。正被无尽的烦恼事纠缠着，脸庞的汗水之上，蒙了一层尘土，头发更是在好多天里被土盖过几层，被热汗湿了几回，实在痒得不行了，手伸进去狠挠一阵，弄得像个热气蒸腾的鸟窝一样。她完全忘记了几年前，她如对面的这两个人一样，是矜持的姑娘家，长得细细白白，床头的小桌上有一个白色的雪花膏瓶子，夏天里每晚弄一盆温水擦洗身子，给蚊帐里洒一点上海花露水。她现在只粗粗拉拉地迈大步走，每一步都让大地咣地一响，谴责般地瞅了二人一眼，为这两个姑娘矜持的忧伤而不明所以，理直气壮地在心里说，现如今，我只提供力量，不负责好看，咋着？二人避开她的目光，擦身而过之后，不约而同地扭头看看对

方，无数语言只在心里咚咚乱跳。

她要是复习，我也说服伯妈，让我复习，她若不复习，我也就算了。心里都这么想着，这是两人最赤诚相见的时候。过了北舞渡的大桥，两人心领神会，向着县城的方向走去。顾不得酷热，也都没有打伞，从前是学生的時候，出太阳时撑个伞，标志着与农民不同，现在是地道的农民了，再撑着伞，惹人笑话。瘧瘧症症的，拣着树荫下走，路过一个又一个村庄。脚边的野花，天上的云朵，麦茬地里的苞谷苗，都与她们无关。她们恨这风，恨这蓝天，恨这辽远与宁静，恨这广大无边的土地，恨这长在土地上的一切，恨这不能逃脱的命运。多年来上学的目的和支撑，就是有朝一日离开，变成另外一个身份，用光荣的方式，回来省亲，用优美的语言，歌颂野花和庄稼，收缴被命运长绳拴在这里的人们的羡慕。可是那长绳，竟然将她们死死捆住了。在恨与疼痛之中，十几里的路，竟然不知不觉就要到了，从前上学时候，只嫌路远，都走累了，还是不到，羡慕骑自行车的人从身边闪过。而现在，走路只是借口，只是放逐，用缓慢的走，来排解心里的痛。路过一个西瓜摊，罗锦衣一摸裤兜，带了钱的，说：“歇歇吧，吃块西瓜。”坐下来，让卖瓜的给切了几牙。两人拿起来，先给对方，疼惜地看一眼对面那张消瘦的脸，交换接到手里，低下头默默地吃。还是文明的高中生，还是文静的大闺女，尽量避免西瓜汁沾到脸蛋上，尽量不发出声音，轻轻地扭头，将黑色瓜子，吐在脚下的破盆里。有一个时刻，二人觉得，吃完瓜，就要起身去县城赶路了，要赶天黑前到学校里，放

下东西，洗洗脸，吃了晚饭，抱着书本说说笑笑去教室上晚自习。再次悔恨，如果那道数学题做对，语文那个填空填对，历史那个年代记牢，只需捞回八分，就够得着上一个大专，哪怕任何专业，管它对不对口，录取就是万岁，一纸大中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，那就是鲤鱼跃龙门的通行证。“别说大专了，你弄个半截砖头也中啊。”她们的伯妈，期待向来也不高的，只要跳出农门，脱离苦海就成。

看到县城的影子在前方雄踞，两人停下来，相互看看，终究没有勇气再往前去了。那里生活着的，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掉转头，向回走。时光若能倒流，回到几个月前，还是当时每周放学回家，多好啊。都不再说话了。二人空前的真诚，相信彼此内心疼痛的频率也都一致。大地轻轻颤动一下，又颤动了一下。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，她们又过了北舞渡的石桥。罗锦衣送甄宝珠回到甄庄，自己默默向罗湾走去。她并不进村，绕开去，向北边走。

虽然生长于农村，可一直在学校里，没有真正接触农活，内心里也不把自己当农民看的，总觉得，前方那个槛，等待自己跨过，一步登天，而之前生活，只是寄居这里。现在，天光大白，梦已醒来，这最初的，也是最残酷的人生挫败，兜头从天上落下，将她们的世界砸出一个巨大黑洞，她在跌落的过程中，竟然什么抓捞都没有，罗锦衣向着前方黑暗中的村子走，她非要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，方回到家里，钻进小东屋，倒头睡去。

开学临近，罗锦衣鼓起复习的勇气。事不过三，再考一年。

农村许多学生，一年年地考，年龄改小再改小，有的都二十四五岁了，还在参加高考，有人落榜后，再由高一重新上起。他们会会有一个介于日记或笔记的小本子，上面记着一些励志的话，比如：有志者立长志，无志者常立志；比如：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；比如：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，有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。他们并不见得都相信自己真能考上，只是逃避的一种方式，迟迟不愿回到农村，认了当农民的命，暂且在学校里混着，能拖一年是一年。他们明知道这个时候不该谈恋爱，不该多玩，可是，却谈恋爱了，却玩了。只好一次次迎来失败的打击，最终回到农村，由此开始，习惯于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失望。

再次来到甄庄，找甄宝珠商量。宝珠眼睛一亮，自己不敢说的话，被她说了出来：“你要复习，我也复习！”

“那，就再求伯妈一回，横竖最后一年。”或许她们也都知道，伯妈总会答应的，他们情愿自己榨干，也不能落一个对不住孩子的后果，豁出去几百块钱，宁愿卖粮，卖树，卖血，卖他们能卖的所有东西。

黄昏时候，二人分头回家，想好了措辞，准备去求伯妈。

却不想天黑之时，突然有人骑着自行车，风儿一般进村，打听罗锦衣的家在哪儿。马上有小孩将来人引到锦衣家院子里。

此人捎话来，叫二人明天到学校去一趟，校长有请。

咦，校长何时找过她们？难道是动员她们复习？补习班学生年年爆满，都开始上课了，原本不用他来做工作呀。